

神秘願望

沙爾葛和協利斯爾兩個人利用樓梯通道，去到酒店地庫停車場。夜已深，外出的客人多數已經返回酒店。停車場雖然停了一排排的汽車，但卻靜悄悄得令人不安。忽然不遠處傳來兩聲車門開關的聲音，打破了整個車庫的寂靜，嚇得兩個人一跳，立即停了腳步，閃身躲到旁邊一輛汽車邊，觀察是否有敵人走過來。

前面傳來男女的嬉笑聲。一對時髦男女，下了車之後就拉著手走過來。女仕濃郁的香水味從老遠飄過來。沙爾葛鬆了一口氣，但協利斯爾卻並沒有降低防範。他向後打了一個手勢，示意沙爾葛繼續向側面退過去。

沙爾葛的戒心沒有協利斯爾這麼大。他心裏想著，人家看見了我們這樣鬼鬼祟祟，不當我們是壞人才怪。這位小姐的香水味這麼濃重，我是他男友不昏過去才怪。這時候他不其然有點昏眩的感覺，跟著他覺得後頸有件「東西」按了他一下，他就不省人事了。當再有知覺時，沙爾葛有一種做夢的感覺，他像一個孩子，母親帶著他，告訴他，一個在遠方的故事。

X

X

X

遙遠的東方，一個在窮山崇嶺間的大森林，遠古以來居住了一個小部族，叫做波法來族。部族的戰士有著超凡能力，保護著人民，到了戰士無法戰勝時，多強大的侵略都被一種神秘和巨大的力量消滅，漸漸外界都認為這個部族懂得巫術妖法，是魔鬼化身。

踏入槍炮文明的紀元，部族戰士也沒法抵抗厲害的火器，於是只好向更深處的熱帶森林移居。於是他們就變得更神秘。上個世紀初，一隊由醫生，科學家和教士組成的荷蘭探險隊進入大森林探險。碰巧救起兩個打獵中受重傷的族民，於是認識了這個部族。他們在那裏居住了一年，互相學習語言，最後離開前，他們將書本，醫藥和少數槍械留給部族，答應明年會帶更多物資進來。但是歐洲世界隨即發生大戰，探險隊員不是戰死，便是受傷殘廢，沒法履行諾言。探險隊的教士將經歷和地圖編成一個手冊，連同一件信物，在死前交給親姪，並告訴他，由於他是教士，他在部族領地居住時被邀請進入他們的聖地，和他們這一代的「聖女」一同祈禱。教士說他在那裏感到有「聖靈」存在。「聖靈」說，他是第一個來到這裏的外人，又可以和他溝通，問他有甚麼願望素求。他那時很有感慟，便說願望這個部族最少有五十年的平安。「聖靈」讚賞他並不自私，但說道這麼長遠的願望和牽涉這麼多人的命運，許願人要付出很大代價，往往是他最心愛的人和物。問他是否願意。教士想著自己一生侍奉上主，沒有愛人子女，也就一口答應。教士說後來自己在戰火中失去一手一腳，可能就是代價，這真是平宜至極的交換。

歲月流逝，這個手冊和信物傳到一個荷蘭青年手上。他雖然是一個豪富家庭的獨子，但他去到南非，為解除當時的種族隔離政策努力。但南非政治形勢越來越險惡，種族衝突越演越烈，不難想像最終會演變成全國性的流血內戰。青年於是想到手冊上記錄的傳奇事件，他異想天開，假設去到那個部族的「聖地」向「聖靈」許願，就可替南非帶來和平。於是他和兩個是夫妻的黑人青年，一塊兒去到遙遠而陌生的東方，尋找在深山中的波法來族人。由於手冊中的地圖有詳細指引，雖然路程艱險，三個人終於找到這個部族。他們之前從手冊裏也學到簡單的波法來話，加上帶有信物，他們

終於見到聖女，她卻是一個跟他們年紀相若的女孩子。

在歷史轉向的臨界點前，發生了浪漫傳奇，這個荷蘭青年人和聖女墜入愛河，難捨難分。最後青年人懇求愛人帶他到「聖地」許願，就算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但聖女告訴愛人，沒有外族人可以再次授予願望了。不過她可以許一個願。青年當然要求聖女幫忙許願解救南非的種族危難，但卻遭到拒絕。聖女於是解釋。

這個力量自古就被叫做「一願力」。在極遙遠的過去，族人幫忙了一個自稱叫做「一部分」的神靈，祂於是在一些族人身體裏面留下了不同的生存技能，說道會一代一代傳下去，更留下這「一願力」，能在部族危難中靠「願力」轉危為安。但神靈警告說，凡事都有因果，逆轉因果就要付上珍貴代價，許願者最心愛的人或物就會被奪走。這是靈界防止貪婪無度的一種機制。

「我的愛人，如果我答應你，你就會死！我如何可以這樣做呢！」

聖女是個自私的人，她告訴自己絕對不能許下任何願望，不論是為了愛人，或者為了自己的部族。荷蘭青年有著高尚情操，始終記掛著南非的險惡形勢，堅決要返回南非奮鬥。聖女於是秘密從「聖廟」裏帶走了「許願神石」，和愛人一塊兒去到現代世界。青年人很富有，在腐敗貪污的國度替愛人買到身份證明文件，回到荷蘭結婚，跟著夫妻兩人就返回南非。妻子除了不肯許下替南非消災解難的願望外，極力幫忙丈夫替南非黑人爭取民權。由於聖女具備了遺傳的超凡能力，好幾次幫忙丈夫和同志死裏逃生。

幾年之後，聖女懷了孕，跟著生下一個兒子。夫妻兩人都主動提出將兒子帶回荷蘭，交由不相關的人撫養。丈夫想像是妻子終會答應許下神秘願望，打救危在旦夕的南非。那時她深愛的丈夫或兒子必遭惡運。將兒子一早從夫妻兩人分隔，就可能令兒子逃過一劫。妻子也有類似想法，不過自私一點，她要在緊急關頭用神秘願望去挽救救夫丈的生命。幾年之間，她已經明瞭丈夫幹的是極危險工作，朝晚都可能有殺身之禍。

「所以，孩子，不是父母親不愛你，而是他們都不能愛你。」

這時枝節橫生。幾十年前探險隊事件令到波法來族人對外面世界有全新認識，很多人受不住困苦生活的煎熬，就跑到外面世界尋求新生活。有些部族戰士更利用異能去賺取財富，甚至組織幫會幹那謀財害命的事。部族失去聖女和許願神石的消息傳出後，便有這類壞人在世界各地追查許願石的下落，最後線索跟到南非。

就在形勢轉得複雜和沸騰的同時，丈夫亦部署了犧牲自己。他明瞭愛侶的心思，所以他要避免愛妻為自己浪費了強大的願力。他佈置了一個陷阱，讓南非秘密警察捕捉到夫妻兩人。

在一次遊行示威之前，他在妻子飲食之中下了一種特別的慢性迷藥。在與秘密警察爭論時，妻子血液加速運行，觸動迷藥機制昏倒，他自己則咬破毒藥膠囊自殺。秘密警察見兩人一死一暈厥，戒備自然鬆懈，將兩人送到醫院處理，這時侯，參予這個計畫的其他反政府份子將夫妻兩人劫走。聖女醒過來時，見到丈夫身死，讀了遺書，以為當時的白人政府殺害了丈夫，於是失魂落魄地提了丈夫遺體離開了當地。

兩日之後，南非白人政府裏就有部分要員改變態度。法務部長高瓦思與在獄中

的黑人民權領袖孟達拉秘密會面，尋求解決國家全面內戰的危機。不久，強硬派總統博塔心臟病發下場，改革派戴克拉克接任總統，宣佈與民權份子開會商討和平解決種族隔離政策，政府一百八十度轉變，震驚了全世界，沒有人預測到南非可以這麼樣安祥地逃過血劫，只有參加丈夫那個計劃的九個人相信，一定是聖女履行了丈夫的遺志，動用了「一願力」。但聖女在當晚離開之後，就下落不明了。九個人想法不一樣，但都同意發誓不能將秘密洩漏。

「孩子，那個母親不為自己的孩子而自私呢！你一生下來就被父親帶走，我連看一眼的機會都沒有。你父親死前，我們日以繼夜去奮鬥，我還可以控制不想你。但當我獨個兒抱著你父親的屍身在街上徘徊時，你又回到我的心窩裏，是我最愛的人兒，母親絕對不會為了那些跟我無親無故的黑人犧牲你。

那時街頭很混亂，沒有人注意我。我偷了一部棄置街頭的汽車，離開瀕臨嚴重暴亂的城市，去到最南面一個偏僻海灣，我將丈夫屍體火化了，把大部分骨灰灑到海上。我帶著一小部份的骨灰，當天晚上就離開了南非，去到歐洲瑞士的首府，提取了你父親所有的資金。我找到了一個非常優秀的整容醫師，改變了自己樣貌，然後購買了新身分回到荷蘭，追查你的下落。這二十多年來，我大部分時間居住在你家的附近，一直在保護著你。

但是我卻不能夠跟你相認，很多貪心的壞人依然四處追查我的下落，只為了奪取「許願石」。假如知道你是我的兒子，他們就會不擇手段去傷害你，逼我交出靈石。

最初，我們夫妻都希望兒子做過普通人，不要過一輩子驚濤駭浪的生活。父親將你交給一對中年又無兒無女的富裕夫婦領養，當然你父親將身份隱藏保密，但這對夫婦好奇，僱了私家偵探查訪，終於查到你父親的身份和去向，所以他們收藏了很多有關我們的剪報和文章，甚至有偷拍的照片。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們死後，你竟然發現這些資料，而最後激動得去到南非追查。替你自己帶來災禍。

當你最初接觸那些當年認識你父母親的人，他們都感驚愕。但其中幾個參加當年「計劃」的人，除了驚愕之外，還有不知所措的恐懼。他們一直都相信黑人得到自由，甚至奪得政權，都是來自魔幻巫術，認為秘密絕不能夠曝光。其實這是他們心中有鬼，說出來又有誰人相信，對既成的時局又有甚麼影響。不過為了一些特別的因由，追查令到有些人起了殺機。只有你父親的最好的朋友富爾加在維護你。他和太太曾經陪伴你父親萬水千山去尋找波法來族和許願力量。不過他年紀老邁多病，心有餘而力不足。病逝之後，情況就惡化了。除此之外，最危險還是那些波法來族身具異能的戰士。他們聽到消息，知道你就是當年「聖女」的親兒，便想利用你去奪取許願石。他們陸續來找你麻煩，不過都給母親在背後靜靜地料理了。但是，母親的時日不多了，沒有時間和能力保護你一輩子。

孩子，你是我的兒子，本來與生俱來就有異能，不過我想你過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在你五歲大時，封印了它們。現在我已經打開封印，能力會迅速發育，不要驚懼，力量可以幫助你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愛人和好朋友。

許願石對善良無私的許願人很不公平，我會將許願石打得破碎，投到南方的大海裏，那個海洋深處藏著我愛人丈夫的骨灰。許願石破碎一刻，會發出感應力，具有許願能力的波法來族人都會感到，不論好人壞人，都會死了奪取這顆「許願石」的心。可是你依然要提防波法來族的戰士，見到高過六尺的亞洲人就要小心！另外我收養了一男一女兩個街童，送他們上學，又將武術傳授了他們，你們將來可能會相遇！

我不是一個好母親，但願你的生活比父母親都平靜快樂，再見了，孩子。」

救援

協利斯爾也嗅到濃郁的香水氣味，不知為何在這一時刻，他特別地想到了西門詩妍。西門詩妍用的香水可是清逸得多！對了，有著茉莉花的飄香。他忽然間竟然忘記了身處「險境」，思想飛到了一個溫柔鄉，作那想入非非之事。

當他頭腦回到現實時，那一對男女已經不知所蹤。他發覺自己臉皮竟是熱刺刺的，他立即呼了一口氣，平靜了情緒，然後轉過身，他立即目定口呆，驚慌起來，沙爾葛竟不在他身後。協利斯爾叫自己鎮靜下來，不要神不守舍，他向前走多幾步，環視四週，才發覺沙爾葛站在不遠處一輛 SUV 旁邊，一個方形樁柱遮掩了他原來位置的視線。他舒了一口氣，心想自己嚇自己吧了。他緩步走到沙爾葛背後，正想開口說話，沙爾葛卻突然轉過身來。

沙爾葛依然是沙爾葛，但是不知道甚麼原因，協利斯爾感覺沙爾葛轉變了，跟整個晚上的沙爾葛有些不同。可是這純粹是種直覺，他一時可說不出有那些差別。沙爾葛面上表情卻肯定有著狐疑和迷惑。

「沙爾葛，你沒有事嗎？怎麼走到這裏？」協利斯爾關心地问道。他心裏非常內疚，在危機重重時，竟然去想些男女歡樂的事，沒有把朋友照顧妥當。

「我很好，我沒有事。我剛才好像見到一個在荷蘭相熟的人。」沙爾葛說道。

「這就是他的車？」

「我猜是的，我沒有看得很清楚。」沙爾葛說道，面上露出了難以取捨的神色，卻繼續說道：「這個人對我很重要，我想我不能跟你一塊兒去找西門詩妍了，她就交托給你，放心，我不會有事。快去，西門詩妍始終是位大小姐啊！」他跟著將手持的頭盔遞給協利斯爾。

協利斯爾覺得很為難。沙爾葛將頭盔塞到協利斯爾手上，轉身就走向酒店大堂，態度很是堅決。

協利斯爾知道勸阻不了，奔上前去，叫停了沙爾葛，從袋裏取了酒店房間的開鎖咭，說道：「不論你是否找到那個人，到我的房間會較為安全。我裝了一個微型掃描器在門頂，接到房間的電視屏上。我有消息就通知你。」

沙爾葛拿了開鎖咭，感激的說：「多謝，萬事小心！見到西門詩妍和依柏黛絲，代我致歉吧！」

協利斯爾目睹沙爾葛進入通往酒店大堂的升降機，心裏祝福他不要有意外。他轉過身，急步跑到一架中型摩托車前，自己帶上頭盔，將另外一個頭盔扣好。他估計西門詩妍第一次來悉尼，不知道道路，一定靠 GPS。只要沿著 GPS 顯示的路程去找，應該萬無一失！」

摩托車慢慢駛出酒店後，協利斯爾就加速，摩托車的引擎聲比普通汽車還要寧靜。這個車種是「先進機械」的新產品，協利斯爾在試用。車的特點是除了環保和安全項目，有很多科技選項可以附加。最高檔的一種是可以連接到盧斯企業剛發射不久的人做慧星的伺服器上作多種操作。

協利斯爾開車後便啟動了兩組程式。一個探測有沒有車輛跟蹤自己，另外一個

是搜索西門詩妍的座駕車。他知道車的型號，顏色和車牌。現在交通稀疏，今晚天清氣朗，人做慧星會很容易找到蹤跡。沒有多久，摩托車的電腦系統就發出報告，沒有跟蹤車輛，但是上空似乎有直升機在監視，這令他感到非常不安和疑惑。另一方面，在GPS上的路程軌跡，找不到西門詩妍。這裏協利斯爾犯了一個錯誤，他選的搜索模式是由終點地址開始，他是急於想知道西門詩妍是否已經到達字條上的地址。他並不知道西門詩妍因為遇到改路而轉變了行車線，這個改道的安排當然是敵人安排，誘導西門詩妍走上一條較偏僻公路。搜索模式的錯誤是致命吧！

X

X

X

西門詩妍被黑衣人追得心膽俱裂。那條像毒蛇一樣的軟鞭時刻都在她背後幾吋作出咆哮，她背後衣衫破碎不全，露出了胸圍帶子和嫩滑肌膚，軟鞭多次在她肌膚上拉過，卻沒有弄傷她。這個人控制軟鞭，比普通人控制自己的手腳更準確。他的「靈」力透過軟鞭，擊破敵人的抵抗意志，甚至生存意慾，最終向他完全臣服，變成他慾樂的人偶。

西門詩妍腦海裏已經空白了，還可以向前跑只是個下意識的動作。一種奴性意念漸漸滲入她的思維，她的腳步開始變得緩慢，腦海卻奇異地翻起淫慾的衝動。這個黑衣殺手的「靈」力顯然極為邪惡。

這個時候西門詩妍的第二個救星趕到。協利斯爾終於找到了她的位置。他將摩托車開到最高速度，也不怕警察追趕，最好有幾部警車追來，敵人就多一層顧忌。可惜一個警察也遇不到。他差不多到達現場時，向西門詩妍發出短訊。

西門詩妍收親密和緊急短訊是通過她載在耳端的一粒珍珠形狀的飾物。短訊被珠內的電子硬件轉為語音。協利斯爾發的短訊在西門詩妍意識崩潰前驚醒了她。

摩托車有噪音減滅系統，如果不在視線範圍內，很難從聲浪中發覺有車接近。而這條路有頗多彎角，所以當他從彎角轉出來時，黑衣人有短暫的驚訝，這時摩托車沒有開車頭燈。

黑衣人當然沒有將一個過路人放在眼內。摩托車迅速靠近，黑衣人對西門詩妍的催逼稍為放鬆，他左手從衣袋中拿出一把小刀，兩眼老早就瞪著駕駛者的咽喉部位。

黑衣人擲出由靈力控制的小刀時，協利斯爾的車頭燈忽然燃亮，黑衣人直覺閉上了眼睛，但不到半秒鐘，他已經再打開眼睛，但他的視覺隨即被麻痺，因為車頭燈的亮度突然增強了幾十倍，他再看不見任何真實景象。協利斯爾的高科技摩托車同時彈出一個小球，撞向急飛而至的飛刀。摩托車繼續奔向西門詩妍，在她前面才突然轉向和煞停，車胎和路面磨擦時發出驚慄的聲響。西門詩妍這時才打開眼睛，一跳就上了摩托車的後座，並立即載上了頭盔，兩手繞著了協利斯爾的腰，摩托車再次發動。

黑衣人知道受到暗算，但是他的聽覺依然敏銳。他飛快地撲向摩托車，手中軟鞭一放，鞭端打向後車輪。他只憑聽覺判斷，沒有命中輪胎，但摩托車起動受到延誤，他的身形已經撲到車後，右手拋了軟鞭，兩手一抓就拿著了西門詩妍的頸項。西門詩妍一聲驚叫，拚命的用雙手捉著協利斯爾。摩托車向前疾衝，黑衣人也被帶得向前，但他死也不肯放手，西門詩妍差不多要窒息。千鈞一髮的時刻，協利斯爾啟動摩托車另一項高科技，一組高頻和一組低頻音波用特別的頻率發放出來，黑衣人大叫一聲，鬆開緊握西門詩妍的雙手，轉而按著雙耳。他失去了支撐，立即被拋跌在地面，打了好幾個滾。他的身體也真是結實，竟然還可以站起來，繼續向前衝，但他的視力和

聽覺都已嚴重受創，無法分辨方向，身體竟是向著側面的斜破衝過去，圍欄也阻不了他。慘嗥聲就跟著在寂夜中傳開去，遠遠都可聽到。

協利斯爾不敢稍停，開車大約一哩路左右，才慢慢在路旁停下來。他脫下了外衣，披在西門詩妍差不多全裸的上身。西門詩妍忽然流下眼淚，像女孩般哭了起來，撲伏到協利斯爾的胸間，衣涼如水，明月星光，可真是另一番風光。協利斯爾也閉上了眼，雙手繞到她的背後，輕掃著她，盡情地享受那一刻的溫柔和想入非非，可沒有留心一架直升飛機慢慢地從高空接近。當兩人聽到機械聲時已經太遲，兩支麻醉針分別打中了他們的身體，令他們進入惡夢！

母子相聚

協利斯爾離開酒店車庫後，一切又回復寂靜。一個身裁高大和豐滿的女人從一條大樁柱後走出來，緩慢地一步步走到升降機前，抬起了手，手指放到按鈕上，卻遲遲沒有按下去。最後，她還是放開了手，慢慢的轉過身來。

天下慈母一條心，有那一個不想見著孩子，又其是知道自己的時日無多。

女人的動作突然僵著。不遠處竟站立著她的兒子。

沙爾葛進入了酒店大堂，卻飛快的從樓梯間跑回車庫。他強烈的感到他的母親依然逗留在那裏。

「媽？」

這個普通又簡單的字，沙爾葛還是第一次叫出來。面前的女人有些上了年紀，臉上也有幾條縐紋，但卻掩蓋不了她本來秀麗的臉容。但她的相貌和父母親當年拍下的照片樣貌有天淵之別，就算他知道母親尚在人世，只憑樣貌，他一輩子也找不著。

女人顯然失去了反應能力。這個極普通的字彙和稱呼，她想了千百萬次一天兒子會這樣叫她，但為了兒子的安全，她犧牲了這個權利。這種幸福不會屬於「聖女」。

「媽！不要走！」沙爾葛走前幾步，看到了百感交集的面容，雖然沒有語言，流下的淚珠已是最親回應。

於是母子兩人擁抱著，緊緊的。兩個人都流了滿臉的眼淚。萬籟俱寂間洋溢了人世溫暖的親情。

一會，電話短訊的鈴聲響起，女人放開了手，拿出了手機查看，跟著她對沙爾葛說道：「到我的房間談吧，站在這裏惹人注目。」

慈母拉著兒子的手，走到升降機。進了升降機，她按了十四樓。已經很晚，沒有人同乘升降機，很快就到了十四樓，她先出了升降機，引路到最尾端的一個房間。

進了房間之後，她叫沙爾葛坐下，跟著在冰箱拿了兩瓶飲品。其中一瓶是沙爾葛最常飲用的。顯然女人頗為熟識他的日常習慣。

女人坐到沙爾葛的對面後，便目不轉睛地看著沙爾葛。一會兒，沙爾葛給她看得侷促起來。女人感覺到，收起了注視的目光，說道：「你就讓媽媽好好的看個夠吧！媽還是第一次這麼近看著你。」

她稍為一停，喝了一口飲料後說道：「你還不知道母親的真實名字吧！未遇到你父親時，我叫瑪斯蘭姬。緬甸人沒有姓，只有名，在現代世界很不方便！所以你父親給我起了一個姓，叫波絲，BOS 荷蘭語是森林的意思，將我的原名簡化，就是波絲瑪

姬。丈夫死後，我要隱姓埋名，花了一段時間安排身份，那就是現在的名字。」

她從近身手袋中拿了一張咭片出來，沙爾葛接過來，看到上面印著「瑪拉絲羅莉博士」和「開普頓國立大學醫療遺傳學系正教授」。

「為了掩藏身份，你還是叫我瑪拉吧。我已經立好遺囑，你就是受益人，你父親留下的財富可真是驚人，尤其是他家族傳下來的收藏品，很多都有三四百年歷史，賣出一件都可供普通人過幾年。」瑪斯蘭姬跟著說道。

「媽，你精神很好啊！沒有一點病容，怎會說這些話。我認識的協利斯爾，來自盧斯企業，從他口中說，企業裏面雇用了最好的專家和醫生，對多種嚴重疾病研究了好幾年了，我們找上門去求助吧！錢就用在治病吧，我現在有的錢夠用得很」

「人總是要死的！在波法來族裏，沒有一個聖女可以活過六十歲，近這兩三年毛病多了，表面看不出來，你母親就是知道時日已近。你提醒我了，盧斯，他可以幫助我們，你不會想到母親認識盧斯呢！據報導他剛剛來到悉尼。」

瑪斯蘭姬拿出了手機，撥到相關的新聞給兒子看。跟著又在手機上操作了一會兒。

「你們認識的，那太好了！」沙爾葛想強迫自己放下心頭大石。

「盧斯是半個天才呢，由大學到博士，只花了五年。你的母親我是天才，也是花了五年，卻是 **PART TIME**。我曾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作交換，我當過他的助教。他眼仔細細，個子不高大，頂喜歡向漂亮女生偷偷瞄！我那時就知道他會有些成就。想不到他的企業會發得這麼龐大。跟你母親一樣，他天生就有靈力！這算是他的秘密。你知道就好，不要告訴其他人。」瑪斯蘭姬會心微笑的追述。

「我們保持了好多年的通訊，這幾年盧斯企業發展太快，可能他真是太忙，才沒有了回音。」瑪斯蘭姬繼續說：

「波法來族的『聖女』，名字起得美麗神聖，其實叫做『性』女更為恰當。她們除了是聖廟大祭師的左右手外，就是生產異能戰士的工具。表面上地位高，但一生中她要 and 好多個男人交合，要生好多個孩子，是悲是歡，在乎個人感受。族中聖廟藏有三十多本圖書，我唸過後都可以背出來。一個年長的聖女懂得荷蘭語和英語，我也一并學會，當你父親聽到我的英文比他還說得流利，他可目定口呆，那種表情我如今都記得清清楚楚！你知嗎？你的相貌身裁似你父親，卻沒有亞洲人的面貌。」

「媽，為甚麼父親這麼醉心於南非的人權運動呢？」

「你父親從來沒有說過，我也沒有問。那時我只有二十歲，加上長期在山野生活，對外面世界一無所知，人都已經給了他，就只有全心全意幫助他，反正不是傷天害理的事。後來安定下來去回想，總覺得妳父親收藏著很多秘密。就像他安排自己自殺犧牲的事，他守得很密，我一點都沒有感覺。否則總有辦法阻止，只要推延得三四天，南非政府取消種族隔離政策的消息就會曝光，一切..一切都會..改變呢！」

聽到母親哽咽的聲音，沙爾葛都心傷起來，伸出手去握住瑪斯蘭姬正在抹淚的手。一會兒，瑪斯蘭姬平靜下來，繼續說下去。

「後來我回到了荷蘭，曾經去追查丈夫的家譜，但卻找尋不到任何線索和資料，你父親雖然說得一口有土音的荷蘭話，但極可能不在荷蘭長大。後來我在圖書館裏讀到一些黑奴時代的記事，有一個家族的姓跟丈夫一樣。他們販賣黑奴，在一次黑奴暴動中，整個家族都被打死，只有一個女人和兩個孩子逃脫，極具諷刺，是一個黑奴僕人帶他們逃脫的，但這個黑奴最終卻被白人打死。如果你父親是他們的後人，這可

能意味著『救贖』的行為，但畢竟是兩百多年了，好難想像你父親會因先祖的罪孽，連性命也賠上去呢！裏面一定有著不為人知的秘密。」

「媽，富爾加叔葬禮那天，亦即是我在南非出發到荷蘭的前夕，一間律師行送來一個包裹，沒有署名，裏面有一張你們的照片和一小塊黑色石頭，妳可有頭緒是誰送來嗎？」沙爾葛拿出了那幅四個人共照的古舊相片。

「對，這是我們和富爾加夫妻的照片。那時我們剛剛離開了波法來族，我知道再不會回去，就請求富爾加將相機放到一塊大石頭上，用自拍功能拍下相片。你說的黑石頭是不是有點像個心的形狀？」

「是的，那塊石頭確是心型！我想是富爾加叔送來的。但是卻不明白為甚麼他不署名！」

「黑石頭是波法來族古老時代的產物，我在族中時，就從來沒有發現有黑石礦。只有大祭師才可以擁有黑石頭，數量並不多，族中相傳，約一百年前，一個大祭師將一塊黑石頭送給一個傳教士，作為永恆友誼的信物，後來你父親就是帶著這塊石頭去到波法來族去尋找「一願力」。我猜想你父親死前將黑石頭交給富爾加。照片是富爾加在緬甸一個城市沖洗的，有兩份，我也有一張，所以說東西是富爾加送來，也是很合情理，但為甚麼他這麼神秘呢？有些事情裏面可能太有文章或秘密，令人無法想像！」瑪斯蘭姬沈吟了一會，繼續說道：「最初富爾加跟你父親一樣，有著正義熱血的心胸，想把自己族人從苦難中解放出來，但我在南非的幾年中，看到龐然巨大的政治壓力漸漸地將他們這一群人改變消磨，開始不擇手段。你父親的犧牲就是例子，就算真是他自願，也是不應該，富爾加怎可以看著...看著自己最好的朋友『單身』...上路！」

瑪斯蘭姬說到丈夫身死，情緒便激動起來。沙爾葛起身過去，用手帕抹走媽媽臉上的淚珠。瑪斯蘭姬就更感慟，好一會不能成聲，沙爾葛攤開雙手，瑪斯蘭姬也就讓兒子擁抱著自己。這是個特別溫柔的晚上。

好一會兒，瑪斯蘭姬坐直了身子，繼續說道：「最初我以為是南非的秘密警察毒殺了丈夫，但幾天後，便有新聞透露當日南非法務部長高瓦思在警察局長陪同下進入監獄和孟達拉會談，一個月後南非議會表明態度會結束種族隔離政策。我那時已經在瑞士，細想當日發生事件的每個細節，便懷疑丈夫的死必有內情，而且不太可能是南非白人政府的陰謀。三個月後，我安頓下來，便潛回南非，秘密偵查事件的真相。我查問過當日攔截我們的秘密警察，翻查過他們的報告，又到過醫院查問當日的值勤人員，都發覺不到白人殺害丈夫的証據。我又看過血液化驗報告，報告沒有列出丈夫中毒的藥物名稱，顯然不是普通西方醫學所知的毒藥。我於是將偵查目標轉向富爾加這一群人。那時強硬派總統博塔心臟病發，不能統治國家，改革派戴克拉克繼任，正式宣佈與民權份子商討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和進行民主改革。富爾加這一班人雀躍極了，時常開會討論如何去取得政權。他們間中會談到你父親的死，我就是從蛛絲馬跡中知道了真相。由於時間非常吻合，富爾加堅信一定是我用了許願石許願，所以南非政治有突然改變。他主張要表揚你父親，當然不是指許願這種迷離撲朔的事情。但其他人則反對，因為將丈夫的民權鬥爭突出，就會有人追查那個傍晚你父親怎樣死亡，他們在醫院偷走屍體和昏迷了的我也就會曝光。這些都會或多或少影響將來的選舉。我那一刻很是難過，感到政治是冷酷無情，再不想見到這些人的嘴臉，於是離開南非，到荷蘭去尋找你的下落。」

瑪斯蘭姬說話停下來，沙爾葛便接著問道：「媽，那個『一願力』到底是怎樣的

一會事？許願石又是甚麼東西？」

瑪斯蘭姬回答說：「你其實已經見過一顆許願石了，你收到的那顆心型黑色石頭就是了！」

沙爾葛臉上露出了詫異的神色，就想發問。

瑪斯蘭姬沒有等他發問，就繼續說下去：「嚴格說，那是一顆失了效力的神石。記得一百年前那個進入波法來族的探險團嗎？那時的大祭師剛巧也是一個聖女，也許是緣份吧，聖女和探險團的傳教士一見如故，極可能也就產生了感情吧！詳細過程已經無法追考，大致是，最後聖女帶他進入聖廟，啟動了特別的許願程序，我猜想她當時內心非常迷亂和矛盾，希望傳教士會許願與她長雙廝守，又或許她會是他所愛的女人，當他許下其他願望時，她情願會為情人去死。而事實是，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傳教士許下了部族有半個世紀安寧的宏願。身為天主教大神的僕人，他並不能對她產生愛慾吧！」

瑪斯蘭姬喝了一口飲料，繼續說：「這次許願令到一顆許願石失效。當探險團離開部族時，聖女將它交給『愛人』傳教士作為信物，她是多麼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再見到他呢。」最後瑪斯蘭姬也輕嘆了一聲，替無奈的祭師聖女舒出那千古的愁懷！

沙爾葛也受到感染，沒有繼續發問。人生本是充滿著無奈。他忽然又想起已經亡故的女友。他趕到醫院時，她正在手術室。如果自己手上也有一顆許願石，也必然會許願令她康復，就算代價是將會失去她的愛。

過了好一回，瑪斯蘭姬說道：「此後，波法來族就只有最後兩枚許願石了。和丈夫離開部族時，我為了私心，偷走了一顆靈石。當時你父親並不知曉，後來我想，夫妻之間不應該留有秘密，所以才告訴他。我並沒有後悔告訴丈夫一切，但著實悔恨當初偷走靈石，最終令到丈夫身死，這可算是一種因果報應吧！」

瑪斯蘭姬再次嘆息，這一次是否為了自己呢？

房間靜了好一會，沙爾葛不知道說甚麼去安慰母親。幸好這時瑪斯蘭姬的手機又響起了短訊。她看了一下，就站起來說道：「我們要出發了。」

「媽，我們這麼晚還去那裏？」

「你忘記了你的朋友嗎？」

馳援

瑪斯蘭姬提醒了沙爾葛。他即時急起來：「可是我不知道他們去了那裏，我看過那張字條，依柏黛絲修女去了那裏，叫我們不要跟去，說道是她的私事，跟著西門詩妍跟了去，也是叫我們不要跟著她，我們兩個大男人當然要保護她們，也就準備跟上去，然後媽妳找上我，我就讓協利爾獨自去了，我只隱約記得那個地址，我要打個電話給他確認一下，壞了，我的手機留在房間！」

沙爾葛說得太急促，瑪斯蘭姬沒法完全明白。於是在去沙爾葛房間的途中，詢問了細節。

沙爾葛回到房間，四處找尋，卻找不到手機。

瑪斯蘭姬說道，「你們昏迷之後，有人拿走了手機，也可能是你和協利爾離開房間之後，再有人偷入房間拿走了手機。你是聖女的兒子，這件事已經曝光，將會為

你惹來兇險，我雖然解開了你的封印，但是異能也不可能即時就發展出來。況且，你只有一半血統，究竟遺傳了多少，也是未知之數！嗯，沒有準確的地址，我們人生路不熟，只會浪費了時間，錯失時機，還是依我們得到的情報進行吧！」

瑪斯蘭姬說完後，就和沙爾葛離開房間到停車庫，上了那部沙爾葛曾經徘徊在側的 SUV。

瑪斯蘭姬開車頗快，很快就離開了市區，向郊外駛去。多部汽車被超過後，瑪斯蘭姬跟在一部大 VAN 的後面。

「媽，我們為甚麼跟著這部車？」

「記得我提過收養一男一女兩個街童嗎？他們就在前面帶路。被我收養之前，他們自小就受到流氓惡霸的欺負，所以很早就立志成為警察，中學時便參加了少年警察的組織，大學後進入警察偵緝部，漸漸晉升到國際犯罪部門，負責跟國際刑警的協調。由於我提供了很多資料，他們成為波法來族犯罪份子的專家。一段時間之前他們收到線報，有國際犯罪集團會對這一次國際人道救援年會不利。他們著手調查，從會議名單上發現了你的名字，於是就通知我。媽知道你的出生年月日和時分，於是用波法來族獨有的巫占術推算你此行的兇吉，竟然發現兇險重重，而最兇的時段則是你原先所訂飛機的航行時間。於是我偷入善世會，做了點手腳，改動了你的飛機班次，想不到那班飛機被擊落，全機人員喪生，真是兇險。雖然你避過一難，但險象未沒，於是我依原訂計劃飛到悉尼去保護你。跟養子和養女會合後，他們說國際刑警高層雖然接到了報告，包括有多個波法來族殺手飛往悉尼，但並沒有作出適度反應，事態並不尋常。今晚，他們跟蹤一個波法來族殺手，發覺他向你下手，於是合力將他擊倒和帶走。我們花了好一頓的功夫，才從他那裏得到口供，西門詩妍極可能就是犯罪集團的綁架目標。但那時西門詩妍已經離開酒店。他們於是將情報發送到西門家負責保安的段南山那裏，段南山答應跟進，但他們始終覺得有些不妥，於是我用了一些非常手段對那個殺手逼供，知道了他們這一次行動的巢穴。跟著我和他們分頭查探。之前我本來就打算將你的身世告訴你，當前危機重重，我就更無需考慮了。」

沙爾葛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但今晚的經歷和聽聞，就像電影劇情一樣，並不容易消化。

「為甚麼還不報警呢？」沙爾葛問道。

「西門詩妍是不是失蹤和被綁架，時間太短，當地警方多數不會即時採取行動。就算開始偵查，一兩個探員只會賠上性命。如果派出大量警察，綁架的殺手見到形勢惡劣，可能就先殺了西門詩妍，所以我們不能魯莽行事。」

沙爾葛心想，自己的異能禁制雖說被打開，但不要說異能，就算思想也並沒有變得特別敏捷，被迷昏後醒來，始終還是渾渾沌沌。對於同伴的危難，他根本就想不到任何對策，內心只好焦急。

過了一會，前面的 VAN 駛出了高速公路，在一個油站停下來，由於時間已經是深夜，油站早已停止了服務。

瑪斯蘭姬吩咐沙爾葛一塊下車走到前面。VAN 已經打開了側門，沙爾葛看見最後座已經坐了兩個女人，於是跟隨瑪斯蘭姬坐到中間。這時他嗅到一些血腥味混在一隻高價香水的芬香中，從後面傳過來。

駕駛員和旁邊的乘客轉過身來，是一男一女，男的非常英俊，女的也很豔麗。兩人和瑪斯蘭姬打了招呼之後，便自我介紹姓名。

「沙爾葛先生，終於可以正式認識你了！我是萊斯，她是莉娜，坐在後面的是雪琳和雪雲，她們受到伏擊，受了點傷。我們幾年前認識了她們。雪琳二姐，時間不多，我繼續開車，還是妳來解說一下。」負責駕駛的萊斯一邊說，一面開動了汽車。

沙爾葛和瑪斯蘭姬側起身來向著後座，他們見到這兩個女人有非常不同的裝扮。一個非常美豔，衣著性感，另一個衣著則是中性，也不施脂粉。年紀卻最少比美豔女人少了十年。

雪琳露出的騷肩包紮了布條，鮮血染成暗紅色。但她的聲音依然無比嬌媚。好像受傷對她並不是一回事。

「去年夏季我們接到一份合約建議，要在亞太區綁架一個人。那時我們姐妹本來已經差不多完全退休，很多助手也已經遣散了，於是就推掉。不過接頭人卻說如果我們知道了對象，會很樂意進行這個任務，因為綁架目標和我們雪家有些仇口。大姐非常關注這一點，因為我們的身分和來歷本身就是一個祕密，世上只有幾個人知曉。我們接受了合約，希望找出洩漏我們底細的人。但是對方行動很小心。長話短說，我們最後查到委托人竟是『歸一流』的核心成員。歸一流是日本一個新興的宗教組織，但近來會員進軍政治，而且節節勝利，日本的執政黨已經非常關注他們的活動。歸一流披著宗教的神秘外衣，坊間有著各類的神怪傳言。我們又查探到歸一流聘請了許多『保安』人員，其中就有十幾個來自波法來族。兩個月前，我們接到綁架行動的時間和地點，並要求我們在西門家族財團屬下的『會議城大酒店』佈下人手。稍後，我們在日本的朋友發覺，歸一流的波法來族『僱員』陸續飛往悉尼。推算之下，我們認為這次國際人道救亡會議極可能是個目標，而對方最有可能要求我們對付善世會，因為善世會的西門家與我們有著藕斷絲連，恩怨纏結的關係。我們於是將資料轉給萊斯和莉娜，相信藉著他們跟國際刑警的關係，會令當地執法當局著手調查。」雪琳說到這裏就停下來。

坐在前面的莉娜接著說道：「我們兩人也作做了詳細調查，証實了雪琳二姐的消息，更發覺還有其他的國際犯罪集團派遣了部下到悉尼部署，於是就通知了國際刑警在利昂的總部。我們搜集歸一流的資料時，發覺歸一流近幾年開始對外擴展，在中國，南韓，臺灣和泰國設立分會傳教。在中國的教務發展得特別豐盛，最後引起極權的執政黨打壓，被明文查禁。在南韓也不順利，一開始就受到正統宗教廣泛和嚴峻抨擊，被訂為邪教。臺灣是佛教善世會的根據地，擁有無數信眾。創會的老尼姑法師以大乘佛法推行會務，以包容為正念，所以對歸一流並無評論貶謫。令到歸一流有其發展空間，從善世會中爭取到許多信眾。老尼姑早已不問會務，在深山中等候坐化，當然不會計較，但善世會的西門家，卻認為歸一流傳教有其邪惡一面，聘請了專人調查。我們懷疑西門家已經掌握到真憑實據，在暗地裏開始和歸一流較量談判，這就引起了歸一流的強烈反應，計劃對西門家的人下手。

莉娜停下來，雪琳接著說下去：「我們一個星期前就已經來了，但直到三日前才知道綁架的對象，竟然是依柏黛絲修女！」

這時沙爾葛驚呼了一聲！雪琳稍為一停，然後再說道：「這大出我們意料之外，依柏黛絲雖然是善世會的高級顧問，也是西門詩妍閨中密友，但並非西門家族的人，其份量不值得出動如此龐大的資源！」

沙爾葛忽然想到房間中依柏黛絲一看到字條，就匆匆獨自離去，而西門詩妍也堅持獨自跟過去，恐怕依柏黛絲只是一條線，扯著的西門詩妍才是正主兒。沙爾葛發覺頭腦開始清楚起來，有些分析能力了。

「我們原定去綁架依柏黛絲，看看委托人的真正意圖，但今日午後收到指示，說道盧斯企業總裁盧斯突然提早在正午前飛抵悉尼，準備與澳洲總理會談設立『先進機械』分部第二廠的事宜。他下榻到同一個酒店的頂樓。由於盧斯在近一年受到幾次綁架威脅，悉尼警方提升了警戒水平，酒店區派駐了很多軍裝警察和密探，再加上盧斯企業的保安人員，綁架行動極容易失控曝光。委托人指示只要將一組數字和地址秘密交到依柏黛絲手中，行動便算完滿，合約的餘款便會即時過戶。」雪琳說到這裏稍為一停，望了沙爾葛一眼，再繼續說下去：「這當然比較容易。之後，我們發覺依柏黛絲匆匆離開酒店，我的大姐於是跟過去。不久西門詩妍也跟著離開酒店。我和三妹及一個助手便跟過去，本來是要保護她，但剛剛離開鬧市，我們就受到伏擊，其中就有幾個是波法來族的殺手，我們那個助手受到暗算被擒，我們且戰且走，幸好萊斯和莉娜就在附近，接應了我們。之後我們查看留言，知道大姐也受到伏擊，但已經聯絡不上，很令人擔心。總結來講，對方這次行動，不單只是對付西門詩妍，我們姊妹幾人，應該也是目標之列！」。

「為甚麼對方不直接解決你們，而這麼樣迂迴曲折，故弄玄虛呢？」沙爾葛終於開口發問。他心裏想，極可能就是妳們姊妹幾人把我們弄昏，妳們跟西門家的關係又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也不能夠完全理解，但是似乎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找到大姐容易，要找到我和三妹就非常困難，我們兩姐妹的身份非常秘密，除了行動和渡假時，大家都不會在一起！」雪琳解釋說。

莉娜跟著說道：「我們在悉尼有幫手，他去到那個字條上的地址，原來是一個教堂，顯然發生過激烈打鬥，血跡還在地上，但人去樓空，警察也剛趕到，是附近居民聽到噪聲向警方報告，所以這條線索沒有出路。幸好我們逮到的那個波法來族殺手，他供出了他們的巢穴，我們還有十多哩路就可到達那裏。我已經查閱過資料庫，那是一個農莊，一年多前才給人買下，聲稱用來研發綠化農耕。慧星視象顯示是個空曠地區，汽車並不容易到達建築物而不被發覺，我們要將車停到遠處，然後走過玉米田接近農莊。如果這是一個綁架行動，相信人質會被囚禁在某些隱秘地方，找起來極不容易，我們要捉至少兩個守衛，個別迫取口供。」

沙爾葛心想，這位女仕不太好惹。警察嚴刑迫供真是家常便飯啊！

一直都在專心駕駛的萊斯忽然插口說道：「我們很可能找對了地方，上空有一架直升機，剛跟上了我們。」他在顯視屏板上做了一些操作，顯視屏現出夜視觀景，可見一隻直升機在上空盤旋。

沙爾葛心想，原來這部車也有特別裝備。他於是想起了協利斯爾，他有著許多高科技的「玩意。」

「現在是深夜，這裏也算偏僻，我們不能隨便停下，也就引起敵人警覺和攻擊。直升機總不會一直跟著我們的。」萊斯沉聲說道。

「這樣看來，很難不引起他們注意了，車開得離目標太遠，走回去的時間就長，他們有直升機，一有戒心，就可以將人質運走。這確是難題。」瑪斯蘭姬稍為一頓，繼續說道：「萊斯，你看來已經有些主意吧！」。

萊斯應聲說道：「也不算甚麼好主意。這部車的外貌打扮成家庭旅行車，車頂有四部新開發的電力自行車。所以我們可以開車到較遠地方，停下車，再用自行車回到目標地，就不會浪廢氣力和時間。這部汽車有自動駕駛系統，我已經輸入了坐標，它

會繼續向前行駛，就會減少敵人的懷疑。莉娜，妳將武器分發給他們吧！」

莉娜從一個行囊中取出了幾支手槍，交給大家，然後說道：「這種槍械可以發射一種迷藥彈丸，彈丸中間有一支只有一厘米的鋼針。中彈的人會被針筒注射強力迷藥而暈倒。彈丸爆破時能夠放出一種無色無味的迷霧，也可以將目標及附近幾呎範圍內的人弄暈。一個槍匣除了十發彈丸之外，還有六十四支麻醉針，轉換掣在左面的槍身。除了這個轉換掣之外，使用方法和一般手槍無異。」

萊斯跟著說：「我們現在離農莊只有四分一哩路程，很快就知道直升機會不會繼續跟著我們。」

時間點滴流逝，大家看著觀景器中直升機的影像，心中希望它早點消失。

「我們已經來到農莊的範圍！」萊斯報告說。直升機依然在上空。

汽車再走了一哩路，直升機的影像開始淡出了觀景器。萊斯按了觀景器旁的一些標籤，觀景器變成了GPS式的圖像，一個綠色光點慢慢遠離一個白色十字標記。

沙爾葛心想，這部車有雷達設備，一般車輛那有這樣先進的裝備。

瑪斯蘭姬也是一樣的驚奇，她於是問道：「萊斯，這部車子從那裏弄來？」

由於養子和養女負責跟國際刑警協調，瑪斯蘭姬對它的一切也頗為了解，國際刑警沒有實質執法人員，調查人員的裝備也沒有這麼先進。

萊斯猶疑了一刻，不過還是回答了：「這幾年間我們負責國際犯罪案件，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些人擁有豐富資源，這部車來自盧斯企業的『先進機械』分部。我以後再詳細解釋。我會在前面停車，大家盡快下車。」

沙爾葛心想，這是協利爾斯工作的公司。又是盧斯企業，盧斯是個怎麼樣的人呢？依柏黛絲修女對盧斯企業的印象可是不太好。

車子慢慢停下，眾人迅速下車，萊斯和莉娜從車頂取下四部電力自行車後，汽車立即慢慢自動繼續向前開動。

雪琳肩膀受傷，坐到萊斯後面，她將開高叉的長裙拉起，綑到腰間，沙爾葛看見她露出了修長的雙腿，黑夜之中也像發出光澤，迷人之極。瑪斯蘭姬則看見她左右大腿上都紮著點東西。不為意會以為是女性大腿襪的收緊帶。她卻知道這可以是一雙軟劍。沙爾葛騎上了單車，讓母親坐到後面。一直沒有說過話的雪雲獨自騎了一部單車。沙爾葛總覺得她是個羞怯的小姑娘，和姊姊真是天淵之別。莉娜騎了最後一部單車，跟在最後面。一行人飛快地向回程路上奔馳。

到了農地附近，一行人將電力自行車藏在茂密的粟米林中，然後在林中摸黑前進，慢慢接近農莊。到了邊緣地帶，萊斯和莉娜拿出一個小型的夜視望遠鏡，撥開一點粟米的枝葉，終於看到農莊的正門和前面的大空地，那片空地上停泊了兩部直升機，到處都有持槍的守衛。直升機上有駕駛員候命，旁邊也有守衛。

商議了一會，眾人決定分頭行事。萊斯和雪雲小妹留在原地負責監視和接應。瑪斯蘭姬，沙爾葛，莉娜和雪琳二姐則繞到農莊背後，嘗試從後門偷入農莊之中，大家會用手機傳訊。

農莊戰鬥

瑪斯蘭姬一行人沒有看到直升飛機降落，否則救人的行動會較為直接。兩架直